

走进深秋



资料图

白天偶尔有阳光洒在窗户上,也是来去匆匆。阴沉的天空,穿短袖T恤不冷不热,下午17时便是黄昏景象,到晚上终于有雨,雨丝打在主干道上,树荫下还是干燥的,路灯罩上看不见明显的雨丝,不知道夜里还下雨否。

大清早的街路上,有穿短袖的,有穿长袖的,也有穿外衣的。事实上,走出家门那一刻,还真有一股凉风袭来,不禁打了个寒战,可没走几步就发现穿长袖还早了些,到中午更是觉得卷着的袖子有些累赘,原来天气还是这么温和。

大约一个多月没下过雨了,今年雨水似乎特别少,也没有像样的台风经过,田野和海岛不得不得闹起干旱。前几天也下过两场雨,仅仅湿过整个地皮,却连地上的污泥黑水也没有带走。俗话说“一阵秋雨一阵凉”,仿佛也不再灵验了,明明是深秋的季节,可没有平常的寒意。

大路旁绿叶葱茏的梧桐树上,完全枯黄的叶子还是缓缓飘飞,轻轻地静静地落在地上,来不及决定是否捡一枚欣赏,就被清洁工收拾过去。浓郁的桂花香味,又扑鼻而来。大街小巷更多的常绿行道树,加上气温差别的模糊,似乎让人忘记季节已经变换。然而,细心的人还是体味出渐渐浓厚的秋意来。

太阳有时候看起来很毒,可明显失去了火辣辣的威力。不知不觉中,空调早已不再开启,电风扇也可有可无,只是运动之后停歇下来,帮助驱散身上的热气。夜里洗澡不再随心所欲,热水冲刷过后,小小的卫生间里,冷飕飕的空气马上围拢上来,提醒人不要过多的停留,防止一不小心着凉。

夜里,暑气不知道是何时离开的,竹制的麻将席贴着皮肤,刚接触时有一种冰凉,喜欢用被

单裹紧身体垫着,或者干脆穿上睡衣睡裤。水淋淋的卫生间瓷砖地面,第二天清早被风干得没留一滴水。连打扫办公室的清洁工都说,用湿淋淋的拖把擦复合木地板,不需要再用干的拖把擦拭,这头还没干完,那边刚刚拖过就不见水渍了。

跟着季节变化的还有水的温度。放置烧开的凉水是不敢多喝了,稍不节制肠胃便提出抗议。早晚的刷牙、一日三餐的漱口,率先受伤的牙齿,出奇的敏感,率先领略自来水的降温,猛然发现时令毕竟走过夏天。赤脚

踩在复合木地板显得不习惯起来,就情不自禁地穿上拖鞋。

报纸上有人翻出台湾歌手刘文正在31年前唱红的一首歌《秋蝉》,歌词很有意思:“听我把春水叫寒,看我把绿野催黄,谁道秋霞一心愁,烟波林野意悠悠。花落红花落红,红了枫红了枫,展翅任翔双飞燕,我这薄衣过得残冬。总归是秋天,总归是秋天,春走了夏也去秋意浓。秋去冬来美景不再,莫教好春逝匆匆。”

不知这深秋还有谁在闲愁和忧伤?

体检

单位里每年都会组织一次全员体检。早些年,虽说我外表瘦弱,看上去弱不禁风,实际上体质不比一般人差,体检报告上各项指标显示也都很正常,年轻就是本钱嘛。可是,从前年开始,体检结果就不尽如人意了。先是查出一个子宫小肌瘤,虽说不到一公分,可毕竟是肌瘤,不可掉以轻心。后又查出左肾小结石,虽然自觉没有任何症状,但因肾结石疼得在地上打滚的事听得多了,自然也生出几分恐惧不安。去年又查出乳腺纤维瘤,虽然是良性的,体积又很小,但多少也有心理负担。郁闷的是,这几样小病都是一旦患上就不会自行消失,吃药也不管用,必须通过手术才能解决。不过还好,我的病情都还很轻,没必要动什么手术,只要没在短时间内迅速发展就无大碍,于是我定期随访,跟踪检查,防患于未然。

今年再次参加体检,在完成空腹抽血后,我去做妇科B超检查,看着那位女医生年轻的面容,我的心里不禁掠过一丝不安,怕她经验不足诊断不准。果然,医生检查完毕,告知我一切正常,可我明明患有子宫肌瘤啊,我忍不住说出自己的疑惑。于是,在我的提示下,医生重新给我查了一遍,说的确有一个小肌瘤。

我默默地走出B超室,希望接下去的各项检查不要出现类似的疏忽。然而,无独有偶,当我按照指定顺序来到另一个B超室接受乳腺及肝胆等器官检查时,又

遇到同样的不愉快。先是乳腺B超显示,除了小叶增生,其他的没什么,然后是肾脏等器官,一切正常。我只好又对医生说,之前我有乳腺纤维瘤。“是吗?那你再躺下让我查查。”医生的语气还算柔和,我只好顺从地再次躺下,可心里却幽幽地想:该不会问我这纤维瘤长在左侧,还是右侧吧?检查完毕,医生确诊左侧乳腺小纤维瘤,并自我解嘲说这样的小病灶最容易漏检。我一时无语,本想继续提示我有肾结石的,可话到嘴边又咽下,无非是重新检查,然后报告左肾小结石,再加医生一句无关痛痒的解释。

两天后,拿到体检报告时,听同事肖老师说,他的身高一栏竟写着164.9cm,而他明明是170cm的个头。这样的失误或许没什么,一般人对自己的身高了如指掌,如果需要更正,重新测量一下也很简单。要是其他检查项目出现这样那样的误诊,情况就不一样了。如果有病没查出来,使病人贻误病情,那体检就失去意义。如果没病却查出“病”来,这样的子虚乌有很可能让受检人马不停蹄去做各种不必要的复查,花费冤枉钱的同时,精神受损不言而喻。

如今,人们生活水平日益提高,对生命质量的追求愈发重视,预防疾病的意识不断增强,每年至少做一次体检已成为很多人的自觉行为,多么希望我们的医生态度更认真,医术更精湛,诊断更准确。



理发归来

头发长了、乱了,自己梳理不整齐,只得得到理发店去剪一剪,或烫一烫。这家理发店店面不大,只有一位女理发师,她丈夫充当助手。女的剪得很仔细,男的洗得很干净,收费也不高,因此,小店的生意很是红火,每次去理发都要等,等久了,大家就会闲话家常。

每次我顶着一头乱发去,总会被理得整整齐齐的,特感精神。于是,在座等的客人便会问:“阿婆,多大年纪了?”“80多了。”我回答:“80几呢?”她们非要问个彻底。我只得实说:“86了。”“哇!”大家大呼。这个新片区多是中青年居住,我自己也是借居女儿的房子,在这家理发店里,几乎未曾遇见比我年纪大的老妇。于是,大家七嘴八舌地说开

了,有的说她奶奶、外婆也这个岁数,可身体很糟糕;有的说自己母亲或奶奶比我年轻很多,身体也没我好。我便笑说:“这是理发师的成绩。”理发师也会夸奖一句:“这阿婆身体保养得好!”

步出店门,我把腰挺得很直,步也迈得更稳健些,以便不辜负大家夸奖。是的,比起同龄人,我还算幸运的,老来衣食不愁,生活自理,走路不用拄杖,还能与老伴一起提篮上街买菜,回家自烧自吃,没雇保姆,偶尔也能握握笔杆子,我也知足了。

要说没患过病,这不现实。其实,我这一生历经大风大浪,年轻时每次政治运动都没少历练,也都挺过来了。也曾几次濒临鬼门关,未被勾去算是幸运。女儿说:“我们都以为你要坐轮椅了呢!”

其实,死,是每个人的必经之路,但愿去得快,少些痛苦,便是最大期待。至于保健,我认为宽容的心态最要紧。记得美国有位阁员向总统推荐一位人物,总统见后拒用,说:“我不喜欢他那张脸。”阁员说:“总统先生啊,脸是父母给的,无法改变。”总统却说:“不,脸是自己塑造的,每个人成年后都要对自己的脸负责。”这是至理名言。比如美女林黛玉和西施,成天多愁善感、愁眉苦脸,要是有幸活到耄耋之年,那张脸不一定还会那么美丽,也许是皱巴巴的。人的脸与身段是靠自己保养的。希望爱美的年轻人,能调整好心态,宽待别人,也善待自己,以期永葆青春。

桐溪水库

半掩在水库中的那块玉
把湿润涂在光线里
在晨光里
运送食物的是松鼠
你看
松针一根一根
从斑駁钻出来
一些明亮
一些朴素
风润涟漪的瞬间
在岸边停留
这是不是
就是生活的味道
心情有时候朦胧
有时候清晰